

Miao Wel

琥珀眼睛的兔子

有一本书，我几年前看过，念念不忘。这本书叫《琥珀眼睛的兔子》，作者埃德蒙·德瓦尔，是个英国人，陶瓷艺术家，毕业于剑桥大学。他在日本学陶艺的时候，总和他的舅老爷聚，舅老爷是奥地利人，掌管瑞士银行的东京分部。舅老爷收藏着一堆日本根付，根付，和服上的一种小装饰品，有的是象牙做的，有的是栗木做的，很小很轻，放在口袋里就会混在钥匙和零钱之中。

舅老爷这些收藏，倒不是自己搞来的，而是祖辈留下来的，他是埃弗吕西家族后代。这户犹太人家的祖上，起家于敖德萨，贩卖乌克兰农产品成为大富翁，后来移居维也纳，在维也纳开银行。大儿子继承家业，把生意越做越大，小儿子就喜欢艺术，资助的画家是雷诺阿，交往的朋友是普鲁斯特。这么大的产业，到二战的时候，不可能打两个包裹卷儿就跑，德奥合并，埃弗吕西家族的银行资产被没收，大批的艺术收藏被充公，大批的藏书被搬走。舅老爷这 264 个根付，是历经磨难的收藏。

二战结束，出生在荷兰的家族后人伊丽莎白，去维也纳找祖上的老宅子，还想着宅子里有妈妈的画，应该带回来。老宅子里住着美国军官，军官说，有一位老女仆，一直住在宅子里，老女仆名叫安娜。1945 年冬天，埃弗吕西家族的后人伊丽莎白，在维也纳老宅子见到女仆安娜，女仆安娜交给伊丽莎白 264 个根付，这都是安娜一个个藏起来的，她从纳粹军官的眼皮底下，把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一个个偷走，藏在她的床垫下面。名画、名贵家具、藏书，都被国家拿走了，这些小玩意没人会在意。伊丽莎白就是埃德蒙的姥姥。她写过一本小说，记述 1945 年返回维也纳的旅程，小说没有出版过，留下 261 页的打印稿。埃德蒙读姥姥的这本书稿，感叹说，这本小说不宜出版，

它生硬的情感让人读起来很不舒服。伊丽莎白坚持给奥地利政府写信，索要自家的藏画和藏书，归还回来的很少。到了晚年，这位坚持写信的老太太，烧掉了亲人之间的几百封通信，也不再谈论过去。

舅老爷死了之后，埃德蒙继承了那些根付，装在一个小陈列柜里，搬进伦敦的家里。这些根付是女仆安娜在二战中保存下来的，但埃德蒙不知道安娜的全名，知道其名字的长辈都已过世。埃德蒙去东京、维也纳、敖德萨，写出了根付的故事，也写出了这个家族的故事。他说，物品一

直被人运送、出售、交换、偷窃、遗失和失而复得，这就是讲述它们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。“故事也是某种类型的事物。故事和物品之间有共通之处：一种光泽。”

埃德加·龚古尔写过一本书叫《一个艺术家的居所》，他巨细无遗地描绘了巴黎自己家中的每一间屋子的摆设，细

木护壁板，绘画，书籍，小摆件，他试图再现每件物品的摆放位置，以此来纪念他去世的兄弟。占有是双重的，这些小东西引发贪欲，让你痴迷于购买和迷恋。这些摆设，这些收藏，凝聚了很多的情感，让你神魂颠倒。西方人认为，日本匠人喜欢做小东西，小小的根付，雕工细腻丰富。这是因为日本人本身就矮小，所以他们的艺术品没有气势，只在意小玩意的精致繁杂。法国作家莫泊桑说，在所有爱好中，对小摆设的爱好是最可怕和最难以抗拒的，对小摆设的爱好不仅是一种热情，也是一种躁狂症。

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收藏物品的嗜好，这本《琥珀眼睛的兔子》可能是我看过的有关收藏的最好的一本书。它更像一本家族史，讲述有哪些物品能艰难地留存。❏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 写字, 旅游, 锻炼

**这些摆设，
这些收藏，凝聚
了很多的情感，
让你神魂颠倒。**